



玉堂叢書序



玉堂叢書若干卷 太史浩

園先生以其腹笥所貯詞林

一 寶笈臨川世說而

古官則旨 詞部

元僚而下逮于待詔應奉
之冗從其人則自鼎甲籍
選而苟及于徵辟者舉之
遺賢其子則自總行政之
文學之諺而徵摭于諧謔

排觚之危多其書則自金
鑽石室至典冊高文而博採
于稗官野史之傳論義例
精而核量審闡見博而取
全叢詞林一代得失之林

煌、乎、可、攷、鏡、矣、起、之、蓋、
嘗、攬、而、萃、之、為、衙、門、存、掌、
故、者、如、殿、閣、詞、林、記、館、
閣、類、錄、編、林、記、諸、書、視、而、
代、章、蘇、之、志、不、啻、至、明、且、

備、然、大、都、以、垂、典、制、辨、職、
掌、紀、恩、遇、洋、事、何、云、爾、
至、于、人、品、之、涉、隱、注、屠、之、
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
之、講、求、頤、考、未、之、及、者、有、

先生此書而史人益知其地
重所以居之者恒不得輕
其名所以副之者恒不
得易應速之至其迅于
機衡之間哀錢之權別

嚴于目睫之外所以揚前
徽而詔後賢者豈其微
哉先生治中強記酬對若
流與以扁隱牒了辨以嚮膏
試咨以朝家之憲章人

倫之品目矣口而譚援筆
而寫甕石批析枝條根柢
要領即至儉之闕懷朝典
執虞之詳練譜學亡以喻
之失其承 旃履之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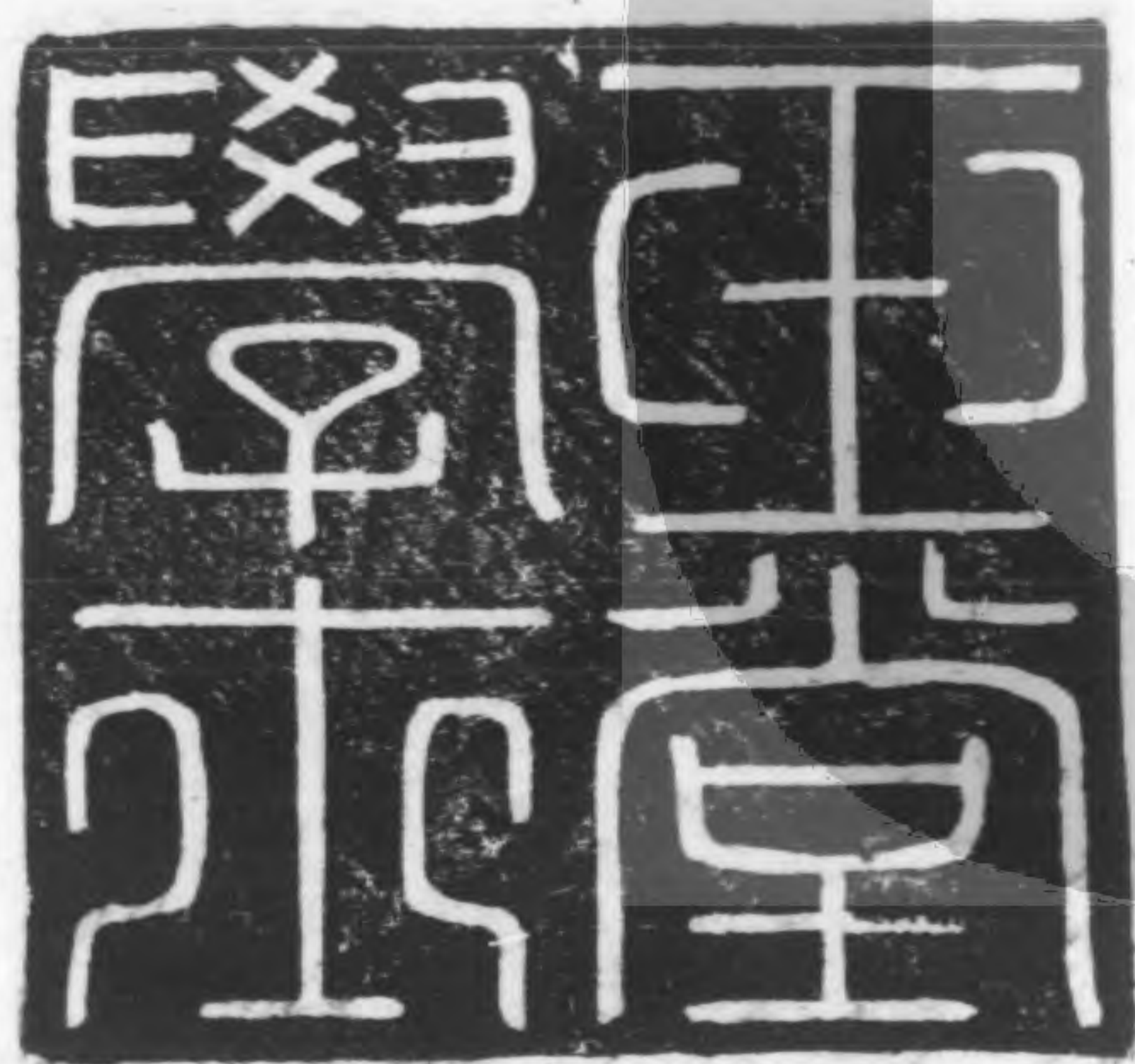
在倉庫之誦詢所以翔潤
萬微調似九品必有度越
茲錄上者而以抗旨為蹈
未究欵施然經國大業
出其緒餘流而布之猶史

蓬山之秘史副在人間東
觀之新書傳詒天上先生
不以為至寶重者又自有
在矣起之三復斯編為之
舞蹈彩謂後之君子諷而
求之所以矣謨撰榮撫世
兵民之道有不帶而存
者若夫成規未泯軌典如
新于以折衷乞非網羅文
獻又其餘事其它流潤塵

尾弓馥筆端成輝碎金
並先拱鐸茅田與前紀
錄諸書存之為詞林掌
故猶未敢謂窺其大也

萬曆戊午秋日同里晚

學顧起元書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於秣陵太史
焦先生先生蔚然為一代儒宗
其銓叙今古津梁後學所著述
傳之通都鉅邑者蓋凡幾種是

書取晚出体裁仍之盡說區分
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袖揚宛
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嘻
奇矣夫巖穴之士何與於東觀
之盛也妹媛之儒何接於長宿
之談也夏虫井蛙之見何能承
宏議崇論之緒也一旦得是書
讀之且咀嚙之若親聆名碩之
謦咳躬造金馬之創業也以方
之裨官瑣說道之所不該義之

所不出者是徒侈說鈴傳屬鼎
也其得失懸絕何如嗜名奇矣
夫

國家二百年來名臣碩老強半出
自玉堂精選以故得其寸楮隻

字一事片語者信之若蒼珠
之若夜究箋、垂儒安所得全
帙一莊誦乎焦先生胞庫茹納
萬有鄴架珍藏萬卷能裒集更
能裏裁袖精騎於什伍棟梓腋

於衆白都內好事者往祈得
而稗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
我明館閣無成書因而補苴國
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于是為
大不佞粗知易者也聞之易大

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夫德惟一耳不多也
以不多借資于多寃且化多而
還一則善畜德者乎以躋於篤
實充輝之盛寧遠乎夫學者得

先生所集叢語一善畜之弘裨
身心匪淺鮮者詎惟國典朝章
前言往行之蠡測已也余以是
窺先生衷集之深心敢為之弁
其首云

書玉堂叢語

余自束髮好覽觀

國朝名公卿子蹟迨濫竽
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
待彙日之參攷此為史職
非茅茹歐陽公所云誇於

田夫野老而已者顧衡門
步屣體秀遠濶雖隔一資
印不肯降顏以相梯接若
無從咨問每就簡冊中
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
之得失朝廷之論建

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
之儲之中竹箱頃年垂八十
聰明不及於時道德日
負其初心不啻韓子以言
者業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
者惜生壽為心思所及而

廣之余不能止也讀者倘与
近日翰林記館閣類錄殿
閣詞林記應制集諸書而
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友

萬曆戊午夏五澹園老人

焦竑書



玉堂叢語目錄

卷之一

行誼 文學 言語

卷之二

政事 銓選 籌策

卷之三

召對 講讀 寵遇 禮樂 薦舉

卷之四

獻替 侃直 纂修 調護 忠節

卷之五

識鑒 方正 廉介 義槩 器量

長厚 退讓 慎密 敏悟

卷之六

出處 師友 品藻 事例 科試

科目 容止

卷之七

賞譽 企羨 恬適 規諷 豪爽

任達 夙惠 遊覽 術解 執術

傷逝

卷之八

志異 簡傲 諧謔 儉嗇 侈汰

險譎 忿狷 刺毀 紕漏 惑溺

仇隙

玉堂叢語卷之一

太史瑯琊焦竑輯

關西劉必達校刊

行誼

賁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及成童
 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斬黃妖
 寇自閩犯龍泉公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
 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
 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

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卽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東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稱旨名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父病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間老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太祖嘗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吳琳既家居

高皇嘗遣使察之使潛至琳旁

舍見一農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還白上益重之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

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竝弘

權謹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

楊榮聞父訃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旣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喪不能舉者悉爲葬之貧弱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起公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

三堂叢書 卷之一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峰公與學士
胡廣金幼孜迷失路 太宗命中官追尋得之
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
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
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卽以所乘馬讓
之自乘驪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翼日出山望
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
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金問兄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
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視之得
百枚以進病良已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
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
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
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三堂叢書 卷之一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劉鉉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

宋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噍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間爲之感化

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甚堅訓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旣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

望見遽擲盞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門閭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郡守欲妻

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

楊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爲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

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爲左中允以才堪
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
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
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締爲布衣交廬陵旣貴首被登薦 景皇

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
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

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
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旣革心向
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

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
尚書以歸寒素自守不以身被 上知少見於
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
未嘗先通於闈人及薨于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

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
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
長者必曰楊尚書

楊仲舉先生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衆
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善
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
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
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
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

閣首以公薦入

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楊公翥有厚德爲

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

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
天久雨鄰垣穴瀦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
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
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董璘爲翰林編修有時名以母老歸養一日母

病思鮒魚時無鬻者卽詣鎮江禱於神命漁者
舉網忽得二鮒以歸鄉里驚異陞修撰與修實
錄後憤太常典禮樂不可畀異流乞以已爲其
官遂獲譴

司業吳先生溥自幼立志不凡雖寢夙夜勤苦
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官不
檢者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無所
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於外者久謗
卒不行有以告者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
謗者益不容於清議

吳先生與弼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
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
命還鄉畢姻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另舟赴京
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與
弼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
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

三堂叢書 卷之一
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
不納贄或極其誠敬始收之後或有過卽以所
收者還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於
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
行實踐鄉人化之

曹儒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
心動輒以片紙書曹儒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
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
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
宜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王與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歎曰
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
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迨親沒
而朝廷恩眷日篤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

爲歉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 詔允之

徐溥入官卽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內閣乃買腴田千畝爲義莊又立條約爲永久計 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

三堂書言 卷之一
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僱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哀談

黎大樸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已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還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大樸倡諸鄉人合賻俾襄葬事

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祿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渡潦輒病涉捐貲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懷麓堂稿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慎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未必暴白乃已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底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倫家居有客晨至倫令具飯妻曰瓶粟罄矣命其子干之芻舍比舉火日已午倫晏如也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谿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畱飯雖雞黍楓山不能備皆族人營辦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

王堂叢書 卷之一
中每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
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哭於斯別無營
構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勝紀未第時家
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不以
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
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
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僮子以私憾公同夫人

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名戒勿應而
已又列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
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
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
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
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
亦未至爾冢宰卽從之遷佐別郡

水東日記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

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吳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
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方笄窺見公
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通意於公公卽
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
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吳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
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

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
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
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
韋之父致仕家居素奢而漸貧乃以三十金與
韋曰恐汝父奉養不給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
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謝文肅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

墓祿稍贏卽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周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璘撰傳

崔銑云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鑄偉詞不亂於頽習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

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逆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呂仲木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畱署匪云要樞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

陳公甫自京師還與族弟同舟至廣東陽江遇
寇乘小艇禦之盡劫舟人財物而去公甫居舟
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寧取我物耳寇曰汝爲
誰答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我小人不
知驚動君子幸無恠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
利其財乎悉還於舟乃去

正德壬申湖廣調永保二司土兵截殺流賊所
經鹵掠一空行至華容見劉司馬大夏司馬諭
以善言各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遂肅然出境
雞犬不驚

山東許道克爲學士母喪家居一日族叔負米
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忻然
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景暘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且
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
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暘曰禮聘未行心已許
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名其子妻之一女以瞽
廢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暘
乃求娣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壻亦不至無以
爲家也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
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楊公廷和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
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
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賊至生命以萬計次
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
物業三焉

文學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維禎明春秋肆力古
文洪武中草諭蜀詔稱旨授翰林院修撰

高啓以修元史成授翰林編修擢戶部侍郎不
拜致政歸所著有姑蘇襍詠婁江吟稿史要類
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
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世以擬唐初四子族第
士敏亦工綴述啓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風
無枯槁險薄之習所著有辛丑集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避地吳中穎敏讀書
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工繪事洪武初舉

明經爲郡學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
著有靜居集羽與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王止
仲張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錢彥周浦長源杜彥
正輩結詩社號十才子

翰林朱學士允升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
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
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
徐魏公則曰繫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

茲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鄂公則曰馮
異功不下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於誠意
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實
今新編皇明文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
見邪 東臯襟記

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字志道閩之古田人由
元侍講學士入 國朝爲今官所著有翠屏稿
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

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
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勅以陸賈馬援比之又
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劉三吾齊名

高廷禮棟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爲布衣交著詩
數百篇號曰嘯臺集嘗總唐人詩揚扝上下之
至芻流爲十餘品然其宗指則歸於開元又爲
品彙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著
詩數卷號曰木天集爲人惇厚有至性事親以

孝聞善與人交無新故賢愚一也其為山水畫極工客從廷禮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以此稱廷禮有二絕云

宋訥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畀僧道錄司領敎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

林學士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濂

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

禮部侍郎禮制多從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

多諂修元史名宋濂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

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

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 上即命

齎賜之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

詔公奉 命詔諭竟為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

著華川集續集東萊大事記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易

數次至便殿膏燈煌耀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

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

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

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

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卽不敢姑旁注之

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

燭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

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帝令明日朝謁復

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
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
翰林應奉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剪勝舊聞

王恭字安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
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永
樂初薦修永樂大典同郡王爾爲翰林檢討戲
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
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居二年

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
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
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
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比之朝陽鳳鳴

詹同文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
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採濬發爲文操
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 上同遊每
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

王褒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其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以文學薦修高廟實錄擢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克總裁官

王洪在永樂間上方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艸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多先生之筆文學

之臣苦於考索求者闐門而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撝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見推重者如此

王汝玉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眾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為文兼古今體製而賦尤瞻麗詩語雋永得唐人

風格舉筆數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陳先生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舐滯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毘陵陳濟先生善記書其長子道侍側問曰外人云翁善記試探一書請誦之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記汝可舉首句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誤一字當時文廟嘗謂濟兩脚書廚云

太宗在北有白鵠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

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宮僚具草皆未愜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踰於帝舜之廷如玉有輝翯翯在文王之困義以進 殿下喜

此方是帝王家白鵲也

三朝聖諭錄

曾襄敏榮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儷

時 文皇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盡出中祕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爲膏火費榮以翰林修撰居選首 上時名試二十八人榮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從巡北京數燕間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榮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

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組繡讀其文信然工書法
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景陵一日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遣
問之閣中三楊輩皆不能對 上顧諸史官曰
有能知之者否陳繼時在下列出對曰龍有翅
而飛曰應龍問所出口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
信然

呂文懿勤學至老不倦居祕閣圖書左右有得
卽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卽
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於外益寢
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
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
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
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李賢撰碑銘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禱技釋老之
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

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
莫測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
策略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
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踵門
戶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
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
劉宜撰
行狀

張學士元楨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獨
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岍然不爲
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
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
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
軒輊

陳白沙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
孟子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
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

三堂書言 卷之一
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賢自得
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
日靜坐其中
張詡撰行狀

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恠險之辭居金陵時每
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
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
人氣皆緩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
語之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

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

羅玘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
皆推遜弘治己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戶屢相
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
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
不厭也每一篇出釀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
林傳誦文體爲之一新

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誌序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
 之不與公環奇硤蕩限韻命題卽席聯句動輒
 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
 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
 欲相雄長無畏

王端毅公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嘗言我
 亦聖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
 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

必揆諸矩度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
 才難得清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旣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旣淺踐履必
 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
 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
 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周公洪謨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爲闡明剖析

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大有裨益積久
得三百四事粹以成帙名疑辯錄在禮部時以
獻於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
公恒對人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
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
易也

瑣綴錄言李西涯問康齋以下學上達之義康
齋曰未論上達之妙且言下學其言引而不發
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記傳注可謂謬矣
豈能記朱注者皆下學上達之人耶李之明達
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語耳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
至內館適傅瀚在且卽韻爲二詩以復上大
悅有珍饌法醞之賜

吳文定爲文不事雕琢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
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
近世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
似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鏊撰集序

倪公謙性敏甚落筆千言應制賦詩中人率立
候以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幸采悚然歎服有
所作卽席揮灑不加點綴莫不吐舌驚以爲神
至今國中梓行其文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
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三十卷

遼海編四卷

楊守陞與守陳自相師友博極子史爲文謹嚴
編纂考校極精詳嘗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
其人驚服其文學論議與所履歷略似守陳而
同爲解元學士吏侍一時對署兩京翰林時尤
羨之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
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

圭峰羅玘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蔽下
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一日鼯鼠形似龜好負
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日螭吻形似獸性好
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日蒲牢形似龍而小性
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日狴犴形似虎有威
力故立於獄門五日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
六日夔蜺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日睚眦性好
殺故立於刀環八日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於香鑪九日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
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
其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

方西樵予告南歸劉銍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
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
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
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
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差樵

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名者公為首而蘇州劉棨貳焉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二劉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

王韋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國寶新編

江暉字景暘以翰林修撰為按察僉事有集曰亶爰子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為

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
癖字作文王穉欽有詩贈之云江生突兀揚文
風千奇萬恠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
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
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
通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也爲文遣弟書一
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
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
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
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
聖人復起當相知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

注張問欽天監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
院同館相視愕然楊公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
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諸鳥七
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

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辯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疏有喬宇鬼瑣四字上令問內閣不能知也楊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梁文康歎曰用修之強記何必減蘇頌乎荀子注喬即譎詭詐也字訓大言放蕩恢大也鬼說文高不平也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

無如用修所撰有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成稿升菴長短句長短句續集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月節詞升菴詩話詩話補遺丹鉛錄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要錄丹鉛餘錄丹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贅錄墨池瑣錄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古音駢字古音餘錄古音略例五音拾遺古音

附錄古文音釋韻林原訓奇字韻禱字韻寶金
石古文六書索隱六書練證六書探贖六書統
摘要篆韻索隱古篆要略隸駢書品詞品銘心
神品書畫神品目書畫名跋筌筴新詠檀弓叢
訓堦戶錄希姓錄清暑錄瀑布泉行滇程記滇
候記滇載記錄異記異魚圖贊夏小正錄升菴
經說經書指要楊子卮言卮言閩集敝帚病榻
手吹晞錢砒筆四詩表證山海經補註水經補

註所編纂有蜀稭文志選詩拾遺選詩外編皇
明詩抄皇明詩續抄五言律祖李詩選杜詩選
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六言
絕選蘇黃詩髓禪藻集風雅逸編唐音百絕唐
絕精選唐絕搜奇唐絕增奇絕句演義絕句辯
體宋詩選元詩選千里面談交遊詩錄交遊餘
錄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填詞選
格古今詞英填詞玉屑詞選增奇韻藻古諺古

雋詩林振秀古今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
 海釣鰲禪林鉤玄稭林伐山羣書麗句哲匠金
 桴羣公四六節文赤牘清裁赤牘拾遺謝肇啓
 秀經義模範古文韻語古文韻語別錄管子敘
 錄引書晶託逸古編寰中秀句蒼珥紀遊譚苑
 醍醐素問糾略羣豔傳神唐史要語經子難
 字脉位圖說連夜吟卷各史要語晉史精語莊
 于闕誤江花品藻羣書瓊敷羣公四六叢珠興

地碑日春秋地名攷批點瀛奎律髓批點文心
 雕龍古今柳詩名奏菁英寫韻樓禱錄晴雨曆
 龍宇禱俎韻語陽秋瓊屑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
 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
 邯鄲馬曹著此書益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
 古有相馬經辯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
 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

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澹園集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閔深洞達超詣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參伍詮析必要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

一家之言也

顧璘序

蔡羽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歲微尚纖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言語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嚮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國初朱善爲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冶城客論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荅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

吉利太平

冶城客論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况已索然矣

呂仲木家居有巨臣入都來別濱行語仲木曰吾此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對曰張子厚

有言執事苟與人爲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能對者因舉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公西涯聞之卽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威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纓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荆川以中丞禦倭歎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玉堂叢語卷之二

太史瑯琊焦竑輯

關西劉必達校

錢塘徐象檉梓

政事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
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
直恃搏擊爲能哉

吉安歲凶贛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
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
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亟生變贛
能獨全乎全悟卽弛前令

熊君鼎爲僉事分部台温二郡經方氏竊據後
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
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
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僞

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
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
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
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
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
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
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斷其妻還
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夜遣去一營幾空

范敏授戶部尚書 上諭敏等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娶嫁喪祭之物舟車絲帛之類皆勿稅戶部宜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二十三年 上命楊靖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令許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攢侵欺致令巡攔賠納違者重罪其各處稅課司局巡攔商稅俱三十八分稅一不得多收

京師饑陳俊奉勅發太倉粟壹百萬石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俊請於 上凡糴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阻而饑者獲濟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免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王強正色曰祖宗律殺

人者抵命貪賊者落職柰何貪富民三十萬糧
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

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
與奏免邑中虎爲害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
嘗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
給以醫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
人議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
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

故桐城人才獨盛皆公教也又鑿渠引桐溪水
漑西郊民田數十頃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
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祠

羅汝敬宣德初爲工部侍郎奉使看詳蘇郡歲
賦二百二十餘萬天下無與比而郡民徵運不
勝困弊卒之力不能繼官存其數實未始足列
請於 朝得赦常賦三分爲數七十萬宿逋爲
清久之戶部復舉舊負況太守鍾抗言之有失

信於民之語

詔復賜免自是民力稍紓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就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勅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旣云右府卽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有汴城流莩聚集相爲蹈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

誠不忍爲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選勤能有司日饋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李公時勉爲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與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

情恩義浹洽不啻父子

南京戶部尚書缺宋琰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爲令疲瘵用甦王公翺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來京者問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王公黜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有名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教劉公宣曰夷狄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贄金以獻者再固却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母

辭宣乃受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王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丈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真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

道武功往謁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聖人無
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
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
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
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爲人
道之

徐有貞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
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

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
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
遠大志

正統中綵繪宮殿擬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尚
書周公忱供辦會公以議事之京遇諸塗勅使
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分至京言京
庫所貯皮張歲久朽壞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
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陳兩得其便時

王振欣然從之益重公才識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

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周文襄為侍郎巡撫十九年為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或問之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

聞求免歲糧 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
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
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
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
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
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
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之此米所以多也米積
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卽有文移

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騰數今還百
姓喫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

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者時文
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
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多間納了米留些須
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綿
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 朝廷事
亦不誤也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先知人

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
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徧卒給其使令人感其誠
無不盡力其思慮詳而計算密雖處家者亦恐
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轎驛站
遇村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
林下乘涼公至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
從者至始知爲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
畢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視歉然有

感懷一首云日宴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爲無
能秉心初擬逢衡鑑任戇寧知越準繩法在恤
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前非未悟羞遽瑗
敢嘆微軀踐薄冰

顧清撰年譜

平陽王復封晉王卽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
章敞受命往勘之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歸之
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
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且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蚤有此言
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

孝廟一日召劉大夏諭曰諸司弊政雖詔釐革

然聞弊莫甚於內廐 御馬 監 及御厨 光祿 寺 將一清

之如何公對曰是干左右賴 聖見定而自主

之耳先是勇士及工匠率中官蒼頭京師無賴

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為國儲耗 上遂勅

佐司馬熊繡及給事御史盡削籍置行伍計一

月頓減冗食十餘萬金內外稱快

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識者已知其文學

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巳酉擢禮部右侍

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郤西域貢獅毀黃

村尼寺為 先廟盛德事皆經與左侍郎倪文

毅公贊成之

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

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周公經手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耿公裕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周公經視民病恫瘝在身寬逋負緩征斂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出公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措剋聚斂之風爲之稍

革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憲宗妃栢氏家亦有私田

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
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庄者 上因經前奏
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
皆斂不得肆

耿公裕爲祭酒時勲戚子齒幼者裕恐其難教
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行爲韻語授之它日
有獻於 上閱之嘉嘆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
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
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直
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 上命罪一詐傳
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拾王小過當
殺罪四彼旣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
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直謂人以無子

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
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
書可矜得不死

徐公溥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
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
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
度皆我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
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
妻以女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
邏者岳公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活
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
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
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
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

聞更 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
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
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
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
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
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為賢剝膚推
髓為能吁亦可以鑒矣 袁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
婦嘗誣鄰人為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
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鄰謂其嫂與
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
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
曰一半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
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
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恠惜如此人稱公為神明

云 椰椰漫抄

王公恕劾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勲臣世帥亦爲斂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搬私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

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恃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于國受讒廢棄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疏旣入下吏兵二部會議衆畏縮不出

一語吳文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勲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今改先皇令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馬公廷用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

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
貴多爲之請傅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
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
遂改十年一給之例

濟川等衛快船工料額設江西湖廣南直隸等
處每負課不完劉公龍請遣官催督歲終上計
簿錦木衛赤黑沙洲及陂池葦荻魚稻之稅不

下數千金率多掊剋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
屬官查計租額量給支用其餘解部貯庫并新
開之田通收租課備買馬之用

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
三萬王公廷相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
盡裁其濫禁旅肅然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
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

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謝公遷撰旨

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令

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

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志

謝文肅在南監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

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

以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

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等論列尤多在北請增

號舍修堂齋又謂廟門衢斜而狹買其地而廓

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

夫皂雇役之餘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

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

有徇俗希人之意

涇野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

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卽繩之

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

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正德辛巳嗣君未至廷和承制專斷者二十七日駕抑奸雄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洵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

王堂叢書 卷之三 政事 十五
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
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

世廟初卽位廷和具 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
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
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 上
意今者亦出 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
後惟有一去且叩之 上以誰削 詔草必有
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言諸中貴

語塞已而 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
加額稱 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
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
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
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
入朝有挾白刃恫喝於輿傍者事聞 詔以營
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

楊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

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
動中幾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
何以過之

霍公翰在南都禁送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
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
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寶之忠節給田表藁谷王
都憲之清貧甄別應天鄉飲之賓介援恤忠臣
花雲之弱孫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也禁諸司

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
辦酒席省地方之賃倩卓椅革樂工之日辦茶
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
也 年譜

徐公階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益勤於職
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
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
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施檟楚示慘然色諸生

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
政所採舍一如浙江時而加詳密

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
司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
都御史出經理肆為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

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
額額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
獸匿徐公階熟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 旨仍

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漕河通張居正謂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
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
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未少罹水患其始司
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銓選

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太子令兩坊長官簡
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為左坊長執筆畏

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陳仲完長坊事
卽提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決被汰
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
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
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曹公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
王直爲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
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

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
黎公淳晉吏侍持法益堅有請謁者笑應之然
竟不行聞人有玷缺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下至
胥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不通饋問卒亦
無他凡出內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陞陳補奏
時除授浸廣有諷令勿奏者曰此 祖宗舊典
所以防僞遏姦淳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
陛奏而淳亦改南吏部矣

河南耿公裕爲太宰性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爲王府長史六人始登第氣傲甚聞之殊不平同詣部堂譁然爭辨不肯就極言選法不當耿惟安慰之衆愈侵侮吳文定公正色曰諸子亦聞董賈乎二人亦曾爲王傳名高百世諸子厭棄斯職詆毀主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不思汝輩皆吾所取士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生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旨爲首者謫戍邊餘皆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劉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劉公忠於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垂於士論行事嗚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
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
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
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 勅凡歷官

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
亦勿黜

當考察之期劉公龍奮然以進賢退不肖爲已
任預奏考察事重若被黜官員希圖報復及自
知不免媒孽當事者俱治以重罪 上可其奏
於是裁酌精核聲實必當評騭品列不惑浮議
人咸稱其鑒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

或以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許公讚素以用人圖治爲已任 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叅稽輿論擇巡撫脂韋翫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並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

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薦起十餘人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不拘疏逖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覈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霍公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

應撥諸衙門實叅者例俱拈闈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金公一槩闈撥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徐公階佐銓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鑄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

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見者亦自喜願爲之盡階益有縉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爲之竭力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

籌策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即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西安功居多本傳

劉公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

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可成擒也比二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趣其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至東陽悉擒之以還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沃土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遂伐陳氏已

而友諒復攻洪都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
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制
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士誠暨北定
中原基運籌居多

高帝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名宿大本堂
訂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典量其中而奏
之曰此可爲法彼不可法皆當於理乃已

宋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

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
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
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 聖子神孫

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
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
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
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
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

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
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
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
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
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
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
田且耕且守著爲令

漢王叛僞命指揮王斌爲太師知州朱恒爲都
督奪民馬爲戰馬放囚徒爲卒伍以金帛結京
軍爲內應差百戶陳剛賫本指斥乘輿聲言犯
闕 皇太后憂之召楊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
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
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
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

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

揚士奇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

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

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

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

所賴事雖若緩關繫甚切請令戶部擇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

以備荒陂塘閘埧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以此為殿

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遇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高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
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
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二人
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
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
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

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

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

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

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

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

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

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亦聞

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弒毒虐國人 成祖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

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

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

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三朝聖諭錄

已已之難

英宗既北狩達虜將犯京城聲言

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焚之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倉為之一

空

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周公洪謨上言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僞 詔從其議其費頓省

占城王子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尹直言遠夷爲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爲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勅責安南敦睦鄰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濬往由是安南斂戢古來得領封還國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

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

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邵寶撰傳

流賊犯江上兵書劉公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卹軍士爲急時李都督昂自貴州罷鎮還南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 朝命辭公曰 朝廷勅諭

我輩有曰勅內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此卽朝命也亟取瓦屑壩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

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甘肅副將魯麟恃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願撫其衆奏至上問劉忠宣公公曰第叙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請兵權一去無能爲已麟果快快死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

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李公東陽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謝鐸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為窟穴夫大河為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不能捍禦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為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剋滅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乖離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安化王寘鐸反張永奉命征之會兵以捕巡撫楊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視巡撫蔑如也一清有智數永至一清稱疾不出密賂永左右俱

得其歡心乃晨起直登永床與語談噓自若永異之乃漸與狎永將械寘鑄歸過一清辭一清曰公今不得歸矣永驚問故一清曰公試夜思之明當奉告永思之不得復往叩之一清曰公與瑾平時且相忌況有功乎此行至涿州瑾聞之必宣旨行勒以稽留公嫌隙一開則事危矣永乃促席曰為之柰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必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宜至彼

密從他道直入京與來使相左彼固無辭以罪也宜即見 上數瑾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公掌握中耳永深然之陰為之備至涿州瑾果詔永及所獲反者勿入城聽行勒處永知之由他道宵進直入城見 武宗甚喜賜酒餼從問行間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濁亂天下陰圖不軌請誅之 武宗遲疑不決永懼禍及乃馳見 慈壽具言狀 慈壽許之時永已布壯士自隨

三才圖會 卷之二 三才圖會
是夜三鼓直至司禮監捕瑾瑾方調 旨進退
諸大臣見永問曰何爲永曰奉 旨捕公瑾大
驚遂就下錦衣獄

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楊公廷和
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
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
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閭漫無所建

人易之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
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
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
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旨
勅彬先傳令軍士扈從南巡者就通州給賞於
是邊兵盡出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
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楊一清巡邊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戢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至急於足兵食嚴營陣選將習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虜聞俱遠徙不敢入寇

仇鸞時利屬國虜朶顏弱欲掩以為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徐公階曰

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徹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無為虜外圍何乃弗果公因頗及京營積弱狀上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令振之何由公謂營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給仍匿跡為輿臺以其羨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謠詠故其帥務為

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
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爲宜汰去
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
以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嘉納
之

史公道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
數千殍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
大邊之二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任牧者每

遇會六南搶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
邊界公之威懾夷虜有如是者

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虜境烽火四時不絕王
邦瑞督邊旣內治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
甚悉每事先備虜嘗乘冰一入輒失利遺其酋
而去不敢復近塞者終邦瑞之任西人語保障
功者皆歸之

王邦瑞請罷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國家之所

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

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所爲耳外語藉藉咸以有爲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 陛下若不卽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

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

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徐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

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計當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委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
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
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將校一不
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
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
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
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儲餉必不乏守令
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

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庚戌之事趙大洲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
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
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
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
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
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

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和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洲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卽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

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乃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卽命帶御史職銜齎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請勅印元宰悞不許論辯旣久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旣出城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

洲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洲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日虜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徐公階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

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

玉堂叢語卷之二終



+

